

世界史卷

浙大史学精粹

刘国柱 主编

沈坚 吕一民 计翔翔 董小燕 乐启良 朱晓罕 刘国柱 孙仲 姜振飞 戚印平 王海燕 吴彦 陈新 张正萍 白春晓



 浙江大学出版社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Zhe da Shi xue Jing cui

世界史卷

浙大史学精粹

刘国柱
主编



浙江大学出版社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浙大史学精粹. 世界史卷 / 刘国柱主编.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3. 12
ISBN 978-7-308-12434-8

I. ①浙… II. ①刘… III. ①世界史—文集
IV. ①K0-53②K10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55634 号

浙大史学精粹——世界史卷

刘国柱 主编

责任编辑 谢 焕

封面设计 项梦怡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07)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浙江时代出版服务有限公司

印 刷 杭州日报报业集团盛元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21.5

字 数 330 千

版 印 次 2013 年 12 月第 1 版 201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12434-8

定 价 4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部联系方式: (0571)88925591; <http://zjdxcbbs.tmall.com>

检视 · 总结 · 再出发



展现在读者面前的,是浙江大学历史学系 2011 年底前在职教师的研究论文精选集粹。

浙江大学历史学系源远流长,其前身是 1928 年 8 月浙江大学文理学院创设的史学与政治学系(1936 年改称“史地系”)。建系以来,有一批蜚声海内外的著名学者如张荫麟、陈乐素、谭其骧、向达、贺昌群、刘节、沈炼之、钱穆、方豪、张其昀、谷顾宜等先后在此执教,为历史学系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20 世纪 50 年代初期的高校院系调整,使浙江大学成为一所以工科为主体的学校,杭州大学历史系遂执浙江历史学科之牛耳,其综合实力位居全国地方高校前列,涌现出一批优势学科与知名学者。

中国古代史学科 1978 年获硕士点,1986 年获博士点,包括宋史、隋唐史、中西关系史、史学史以及中国历史地理等研究方向。宋史研究始终处于国内学术界的前列,为南方的宋史研究中心,先后有陈乐素、徐规、梁太济、杨渭生、龚延明、何忠礼、包伟民等学者,其中有五人担任过宋史研究会副会长。黄时鉴的元史和中西关系史研究影响很大,成果获教育部优秀成果二等奖。仓修良为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资深副会长,在史学史研究、方志学研究方面享有盛誉。孙达人的农民史研究、李凭的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卢向前的隋唐史研究、倪士毅的浙江古代史研究、李志庭及阙维民的历史地理研究,均在史学界有较大影响。

中国近现代史学科 1982 年获硕士点,1993 年获博士点。其中郑云

山、汪林茂、郭世佑等人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尤其是在浙江近代地方史、辛亥革命史方面的研究,成果卓著。金普森对于中国现代史、经济史(内外债)方面的研究,杨树标关于中华民国史、蒋介石、当代台湾史的研究,均具有较大影响,在史学界居领先地位。

世界史学科 1979 年获硕士点。世界地区国别史方面的法国史和德国史在国内史学界享有盛誉,其中法国史的研究实力雄厚,先后有沈炼之、楼均信、戴成均、郑德弟、沈坚、吕一民等学者,其中多人担任过中国法国史研究会副会长和秘书长,是国内有名的法国史研究中心之一。在德国史研究方面,丁建弘担任过中国德国史研究会会长。世界史前史研究在国内独树一帜,毛昭晰为这方面的知名专家,龚缨晏的研究也得到古代史学界的认可。王正平在史学理论研究、王渊明在欧洲人口史研究、杨杰在英国史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也为史学界所公认。

1998 年,四校合并,以杭州大学历史系为主体组建了新的浙江大学历史学系,历史学科的发展进入新的阶段。

从 1928 年算起,浙江大学历史学系已走过 80 余年的历程,其间有春风得意的顺境,也有艰难曲折的逆境。然而,历史学系的教师们始终坚守学术本位,辛勤耕耘,教书育人,努力钻研,使历史学系形成了务实创新的鲜明特色。1994 年被批准为国家文科基础学科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基地,2005 年获得历史学一级学科博士点(下属的各二级学科均有博士授予权)和五个硕士点,并设有历史学博士后流动站,多年来为国家培育了大量史学研究的高级人才与社会各界的中坚力量。

目前,历史学系师资队伍精干,现有的 33 位专任教师均毕业于国内外名牌大学,不少人具有在国外著名高校或科研机构访问、进修的经历。本系教师的国际交流活动频繁,学术视野开阔,研究成果丰富,不仅承担了包括国家社科基金在内的多项科研项目,而且不少研究成果在学术界产生了重大影响,并获得了国家及省部级奖励。

中国史(包含古代史、近现代史)是浙江省重点学科。浙江大学是国内获得中国古代史博士点较早的高校,宋史、隋唐史、中西关系史以及中国历史地理等研究方向为本系的传统重点。尤其是本系学者利用地处杭

州的区位优势,长期以来在宋史研究方面辛勤耕耘,拥有雄厚的研究实力,培育出了一大批优秀成果及研究人才,在全国处于同类研究的前列。近年来,中国古代史方向的教师在保持传统优势项目的基础之上,又从海外引进人才,开拓出江南区域明清史的新研究方向,组成创新团队,成果可期。

中国近现代史学科点主要包括中国近代史、中华民国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等研究方向。在中国近代史方向,侧重于近代浙江社会的转型、学术史的研究。民国史研究方向,近年来,集中科研力量研究蒋介石及其与近代中国的关联课题,建立了国内唯一以蒋介石为研究对象的学术机构——蒋介石与近代中国研究中心,成为本学科点的优势特色之一。该中心成功举办了大陆地区第一次以蒋介石为主题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海内外产生很大的影响。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方向,以浙江省为基点,主要着眼于当代中国“三农”(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乡村社会变迁史等方面的研究。最近,历史学系又利用所收集的珍稀地方史料,建立了地方文献研究中心,将致力于对保存完整的晚清至民国期间司法档案进行综合研究,成果将陆续问世。此外,我们还有其他基于第一手资料的新增长点:五万卷绍兴商会档案的整理工作也已着手进行;知名美籍社会活动家陈香梅女士已将其全部中文档案捐献给浙江大学。

世界史获一级学科博士点,也是浙江省重点学科,主要包括法国史、美国史、日本史等研究方向。其中,法国史的研究始终是本学科的传统重点,研究实力雄厚,是国内有名的法国史研究中心之一。近年来,在法国近现代史方面,研究成果尤为显著。随着人才的引进,美国对外关系史、东亚区域史、西方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等方向,成为世界史新的增长点。

为检验近年来的研究成果,我们特意选编了这套《浙大史学精粹》,分为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世界史三册,收入老师们近年来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这套论文集虽然不够全面,但可以“管中窥豹”,它能展示最近十年来历史学系老师们的关注重点与努力方向,看到他们是如何在保持传统优势学科的基础之上,不断与时俱进,发掘新史料、运用新方法、开拓新的研究领域的。

我们也正好利用编辑出版论文集,展示成果的机会,对历史学系近年来的科研做一个整体的检视,总结经验教训,砥砺前行,作为未来发展的坚强基石。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我们相信,依靠全系教师自力更生,奋发图强,辅以学校有关繁荣人文社会科学的措施,浙江大学历史学系重振雄风、人才辈出、重大成果层出不穷的辉煌时刻,定在不远。

浙江大学世界史所简介

浙江大学世界史学科具有优良的学术传统,沈炼之、毛昭晰、楼均信、丁建弘等老一辈学者以其优异的学术成就,确立了浙江大学在法国史、德国史和中外关系史等领域国内的领先地位。浙江大学世界史学科的学者一直在中国法国史研究会、中国德国史研究会和中国中外关系史研究会等全国性学术团体担任会长、副会长、秘书长等重要职务

现在,沈坚、吕一民、戚印平、董小燕、刘国柱、陈新等中青年学者继往开来,在保持原有学科优势的前提下,继续拓展新的研究方向。目前,本专业具有以下特色:

师资队伍年龄及职称结构合理。在现有世界史学科队伍中,有教授7人、副教授4人、讲师4人。其中绝大多数学科带头人年龄在45—55岁之间,正值年富力强、出成果的黄金时期;青年学术骨干普遍受过系统的学术训练,并有在国外大学及科研机构访学的经历,这些青年学者均已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所刊上发表文章,发展势头良好。

研究方向特色明显。浙江大学世界史学科的研究方向集中在法国史、中外关系史与东亚区域史、美国外交史、西方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四个方面。

法国史是浙江大学世界史学科的传统优势学科,在海内外享有较高的学术地位。本研究方向学术梯队合理、研究方向也比较稳定。在法国经济史、政治文化史等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研究成果多次获得国家及省部级奖励;目前,本研究团队正在筹划六卷本《法国大通史》的编写工作,这一工作也得到了学校及国内同行的大力支持。

美国外交史是浙江大学世界史学科新的增长点,本研究方向的学科

队伍年轻、富有活力,研究方向也比较集中,现有三名研究人员及在站博士后均从事战后美国外交史研究。本研究方向的研究成果与当前国际政治结合较为紧密,研究成果对中国对美外交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中外关系史及东亚区域史也是浙江大学世界史学科的传统研究方向,该研究方向主要从事早期欧洲的世界地图研究、远东耶酥会史研究、东亚传统文化及不同文化间交流的研究。研究成果多次获得省部级的奖励,该研究方向的研究人员也是教育部重大课题“外国收藏 16—20 世纪来华传教士档案整理与研究”的主要参与者。

在外国史学史与史学理论研究方向,我们从复旦大学引进了“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入选者陈新教授,陈新教授在西方史学理论研究领域著述甚丰,在国内相关领域具有较大的影响;另一年轻学者朱晓罕博士在这一领域也崭露头角,2011 年争取到国家社科基金一项。

世界史已经成为一级学科,为世界史学科未来的发展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在十七届六中全会上,中共中央又提出了文化大繁荣战略,而借鉴成功国家文化繁荣的经验,世界史研究工作者可以做出更大的贡献。在下一阶段,我们依然要以学科建设为中心。首先,要加大学科队伍建设的力度。一方面,争取引进高端人才,通过高端人才的引进,继续加强现有的研究方向或拓展新的研究方向;另一方面,重点加强后备力量的建设,为学科的长久良性发展奠定基础。其次,凝聚校内世界史及相关学科的力量,建立新的科研平台,并依托新的研究平台,争取拿到国家社科基金或教育部的重大课题,在发表高质量论文的基础上,出版在学术界及社会上能引起较大影响的精品。

目 录

代 序 陈红民	001
浙江大学世界史所简介 编 者	001
记忆与历史的博弈：法国记忆史的构建 沈 坚	003
法国知识分子史视野中的德雷福斯事件 吕一民	037
近代法国城市化初探 计翔翔	055
试论近代法国公共领域的形成及其特性 董小燕	071
法国何以告别革命？ 乐启良	087
雷蒙·阿隆的极权主义批判述评 朱晓罕	103
当代美国“民主援助”解析 刘国柱	127
试析现实主义的规范立场 孙 仲	149
新保守主义与布什政府的外交政策 姜振飞	175
一个传奇的形成与演变 戚印平	195
古代日本的殡宫礼仪与王位继承 王海燕	237
沙特阿拉伯王国的宗教政治 吴 彦	255
20 世纪以来中西史学理论比较史研究 陈 新	267
理解休谟经济思想的三个维度 张正萍	301
后冷战时代我们为何阅读修昔底德 白春晓	315

沈 坚



沈坚,男,1955年11月生,浙江湖州人。历史学博士,现任浙江大学人文学部党工委书记、学部副主任,兼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学科评审组专家,教育部高等学校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法国史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欧洲学会法国分会副会长,浙江历史学会会长,《世界历史》编委等。1978年3月进入杭州大学历史系学习,1982年1月毕业,留校任教。1998年在华东师范大学获博士学位。曾多次应邀赴法访问研究和讲学。主要著作有《法国近代工业化新论》(专著)、《当代法国》(专著)、《文明的历程》(专著)、《法国通史简编》(合著)、《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兴衰史》(合著)、《发达国家的现代化道路》(合著)等,代表性论文有《记忆与历史的博弈:法国记忆史的建构》、《试论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政治中的稳定因素》、《关于法国近代经济发展若干问题的再思考》、《论近代法国的经济增长模式》、《法国史学的新进展》、《战后法国的工人阶级与社会冲突》、《文化改变城市》、《世俗化与法国天主教的现代定位》等。曾担任中央电视台大型政论片《大国崛起》法国篇的学术指导,曾应邀在凤凰电视台“世纪大讲堂”作讲座。曾被评为浙江省高等学校教学名师和全国优秀教师。

记忆与历史的博弈：法国记忆史的构建

20 世纪 70 年代中叶，法国在史学研究方面以勒高夫等人作为代表提出了“新史学”的概念，陆续推出了《制作历史》、《新史学》等大型百科全书式的史论著作。在新史学的推动下，“记忆”成为历史研究的对象，因此逐渐形成关于记忆史的热点。到 20 世纪 90 年代甚至进入 21 世纪以后，记忆史则随着法国表征史的逐渐升温，依然保持着不减的风头，常常成为学术研讨会上讨论的主题。法国记忆史在选题和研究方法上均给人以许多启发，为此笔者不揣简陋，将关于这方面研究的点滴收获稍作亮相，以引起中国史学界的注意。

一 “记忆”的觉醒与记忆史的构建

“记忆”问题最早属于心理学范畴的问题，它在法国成为历史研究的热点，有其历史原因同时也有学科发展的原因。

最早引起法国人文社会科学界关注记忆问题的起因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残酷的战争给人们造成极大的心灵创伤，痛苦的经历长期留在人们的记忆里。法国的知识分子由此开始关心记忆问题。首先是文学家、哲学家和社会学家们的作品对此有所涉及，如普鲁斯特(Marcel Proust)和柏格森(Henri Bergson)等，曾师从柏格森、后又受杜尔凯姆(Émile Durkheim)影响的社会学家莫里斯·哈尔布瓦克(Maurice Halbwachs)于 1925 年出版了他的代表作《记忆的社会框架》(*Les cadres sociaux de*

la mémoire)^①,引入“集体记忆”概念,当时就引起学术眼光敏锐的历史学家的注意,马克·布洛克曾经写书评介绍^②。哈尔布瓦克在1950年又出版《集体记忆》一书,对“集体记忆”概念作了进一步的阐发。^③

然而,直到20世纪70年代中叶,“记忆”尚未引起历史学界的足够重视,历史著作的标题中也很少出现“记忆”一词。由雅克·勒高夫(Jacques Le Goff)和皮埃尔·诺拉(Pierre Nora)于1974年主编出版的《制作历史》^④,聚焦历史学的“新问题”、“新方法”和“新对象”,却没有任何篇章专门涉及“记忆”问题。

从20世纪70年代晚期开始,“记忆”渐渐成为历史研究中的新宠。皮埃尔·诺拉在勒高夫主编的百科全书式的著作《新史学》中,专门写了“集体记忆”的词条,他认为,利用集体记忆的概念来研究历史“会使历史学的更新富有生命力”^⑤,并且表示“集体记忆的分析能够而且应该成为想与时代同步之历史学的先锋”^⑥。在随后的20多年的时间里,“记忆”一词频繁地出现在历史著作中,也大量出现在大众媒体上。作为法国记忆史学的先驱人物之一的菲利浦·茹塔尔(Philippe Joutard)在1998年写道,今天“记忆不仅是历史学最得宠的题目,而且在公共领域和政治界甚至有取代历史学的趋向”^⑦。

记忆在历史研究领域和公共领域引起关注与法国20世纪70年代的历史背景有关。对此,许多法国记忆史方面的专家均有分析。皮埃尔·诺拉认为70年代中叶有三大时代因素引起法国人自身记忆的动荡,促进

① Maurice Halbwachs, *Les cadres sociaux de la mémoire*, Paris, Félix Alcan, 1925.

② Comte-rendu de Marc Bloch, “Mémoire collective, tradition et coutume à propos d'un livre récent”, *Revue de synthèse historique*, T. XL (nouvelle série T. XIV), Paris, La Renaissance du livre, 1925. pp. 73-83, pp. 118-120.

③ Maurice Halbwachs, *La mémoire collective*, Paris, PUF, 1950, p. 204.

④ Jacques Le Goff et Pierre Nora, *Faire de l'histoire*, Paris, Gallimard, 1974, I. *Nouveaux problèmes*, 230p ; II. *Nouvelles approches*, 252p ; III. *Nouveaux objets*, p. 281.

⑤ Pierre Nora, “La mémoire collective”, dans J. Le Goff (dir.), *La nouvelle histoire*, Paris, Retz-CEPL, 1978, p. 398.

⑥ Ibid., p. 401.

⑦ Philippe Joutard, “La tyrannie de la mémoire”, *L'histoire*, N°221, Mai 1998, p. 98.

了“记忆”论题的研究，这三大因素是“经济快速增长结束，戴高乐主义、共产主义和革命观念消退，感觉到来自国外的压力”^①。其实三大因素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即社会经济方面、意识形态方面和国际关系方面。法国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经历了经济快速增长的30年，但从1973年起，由国际原油价格上涨触发的世界经济衰退也影响到法国，大约在1975年，法国已经感受到一系列经济事件所带来的不利影响，法国人开始远离他们熟悉的生活环境。与经济发展相对应，法国传统社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30多年的快速增长中改变了面貌，基督教和乡村的法国已经变成世俗化和工业化社会。法国历史学家芒德拉斯(Henri Mendras)甚至用《农民的终结》作为他一部著作的书名。^② 克尔泽斯多夫·波米扬(Krzysztof Pomian)在他一篇动态考察记忆与历史关系的论文中还提到，经历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成年人，甚至当时最年轻者也进入退休年龄，“经常让他们有暇去收集他们的回忆”^③。同时，法国以革命为轴心的意识形态也由于战后戴高乐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对立在70年代逐渐淡化而失去往日的魅力。1970年戴高乐去世，使法国失去一位标志性的人物，在法国具有历史传统的共产主义运动受了索尔仁尼琴效应和斯大林主义的牵连，革命的思维定势受到质疑，弗朗索瓦·孚雷在《反思法国大革命》一书中明确提出“大革命结束了”^④。在国际关系上，法国想要成为世界大国和强国的幻想也逐渐破灭。以法国“伟大”为己任的戴高乐主义逐渐褪色，1976年，经济学家雷蒙·巴尔(Raymond Barre)上台明显受到欧洲其他国家建议的影响，总统吉斯卡尔·德斯坦(Giscard d'Estaing)领导下的法国国际地位下降。皮埃尔·诺拉作为过来人回忆说：“这样广泛的震荡，我们难以摆脱，迫使我们完全适应这样的痛苦，由此在接下来的

① Pierre Nora, “Les lieux de mémoire”, dans Jean-Claude Ruano-Borbalan (cordonné), *L'histoire aujourd'hui*, Paris, Science Humaines Editions, 1999. p. 346.

② Henry Mendras, *La fin des paysans*, Paris, Armand Colin, 1967.

③ Krzysztof Pomian, “De l'histoire, partie de la mémoire, à la mémoire, objet d'histoire”, *Revue de Métaphysique et de Morale*, Janvier-mars 1998, N°. 1, p. 65.

④ François Furet, *Penser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Paris, Gallimard, 1978. 参见该书目录。

20 多年里推动了记忆的研究。”^①

除了上述的历史背景之外,法国传统历史学面临的挑战和改革也使“记忆”的概念与“历史”分离,使记忆形成一块新的研究领地。

历史学在法国具有十分重要的和特殊的地位。在一部专门论述法国历史学发展的著作中,作者断言:“要成为法国人,首先就得认识法国历史。”^②“对于法国人来说,求助于历史”“那是一种激情”。^③ 根据 1983 年 8 月《快报》杂志所进行的调查,有 15% 的法国人自称对历史着迷,有 52% 的人宣称对历史感兴趣,这部分占据了被调查者的 2/3。^④ 在法国,历史长期以来与政治密切相关,并且在国家形成和民族意识的形成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从中世纪的编年史到国王们授意编写的历史无不体现国家希望以此掌握民族记忆的意志,近代的梯叶里(Augustin Thierry)和基佐(François Guizot)等人通过历史为资产阶级的近代国家正名,米什莱(Jules Michelet)则希望通过“唤醒过去”和沉睡的世界使民族历史更为完善,恢复“人民”的历史。19 世纪 70 年代以后,在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天空下,历史高举“科学”和“实证”的旗帜,成为统一民族思想的重要工具,历史学本身也达到真正的高峰。历史专业化了,成为历史学家的专属领地,业余作家们几乎不再有发言权。历史的主线是法国历史上的英雄人物、重要时刻和事件。历史学家厄内斯特·拉维斯(Ernest Lavisse)及其著作成为这个时代的象征。正如皮埃尔·诺拉在一次访谈中所说的那样:“19 世纪晚期的实证主义史学是征服者的、世俗的和共和的综合体的表现,它与第三共和国的缔造者们的意识形态综合体相吻合。只要看一下拉维斯的小册子就可以了,这本小册子独霸天下几乎一直延续到 1914 年,其中看到的是最大范围的国家层面的记忆,好的和坏的国王、正直的科尔贝、邪恶的罗伯斯比尔、凶恶的德国人,简言之这是一种强烈诉求的

① Pierre Nora, “Les lieux de mémoire”, dans Jean-Claude Ruano-Borbalan (cordonné), *L'histoire Aujourd'hui*, p. 346.

② André Burguière (dir.), *Histoire de la France : Choix culturel et mémoire*, Paris, Seuil, 2000, p. 295.

③ Ibid., p. 296.

④ Ibid., p. 301.

记忆,甚至是可以称得上一种侵略性的诉求,甚至不惜对现实弄虚作假,比如对整个殖民历史的隐没,比如在最新版的拉维斯教科书中,论述到被德国占领的法国历史时,用很大篇幅来讲述戴高乐和抵抗运动,却对维希政权一字不提,对与德国的合作一字不提,甚至对贝当一字不提!”^①从 20 世纪 30 年代起,法国《年鉴》学派对实证主义史学地位提出挑战,打破历史学自我封闭的藩篱,吸收邻近学科的研究方法,开辟了经济史与社会史相结合的研究道路。不过,年鉴学派很快从学院边缘走向主流,在史学界取得领导地位,它也成了新的范式。历史的专业化、历史学对科学性的强调、历史学家为国家服务和人类整体服务的诉求依然如故。

从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在后现代理论思潮的冲击下,在 1968 年“五月风暴”后遗症的影响下,历史再一次面临变革,吉拉尔·诺瓦里耶尔(G rard Noiriel)在《论历史“危机”》一书中列举出 10 多种新历史观,其中有法国在 70 年代末提出“新史学”的概念,接着有“语言转向”、“关键转折”、“新知识史”、“新文化史”、“新历史主义”、“观念的哲学史”、“另类社会史”、“新政治史”、“日常生活史”、“自我史”、“另类历史”等。^②人们寻找着新的历史范式和进路。与此同时,年轻一代史学工作者再次对学院派正统史学提出挑战。法国出现了与学院式史学对立的民间社团史学(histoire associative),而在国际上,美国出现了“公共史学”(public history),英国涌现出“历史工作室”(history workshop),德国则有“日常史”(alltagsgeschichte)等。这些史学的共同点就是主张一种“从下往上看”(vue d'en bas)的历史观,重视被传统历史学所忽视和排斥的下层群体和普通大众。与此相适应的是推动了新的研究方法,以前的历史以书写材料为主要依据,而这种另类史学则大量地以口述材料作为历史的重要资源,由此出现了“口述史”。大量的口述材料是口述者的亲身经历,由此与个人记忆和集体记忆产生了直接的联系,成为记忆史产生的重要动力。

① Pierre Nora, “M moire de l'historien, m moire de l'histoire; Entretien avec J. -B. Pontalis”, *Nouvelle Revue de Psychanalyse*, Vol. 15, 1977, p. 224.

② G rard Noiriel, *Sur la “crise” de l'histoire*, Paris, Edition Belin, 1996, p. 152.